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八

東光張

預集

魏于謹

齊斛律光

周宇文憲

韋孝寬

隋楊素

韓擒

賀若弼

史萬歲

唐李孝恭

尉遲恭

魏于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性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進仕之志或勸之者謹曰州郡

之職皆人所鄙自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僕射元纂討之宿聞謹名辟為鎧曹從事纂令謹率二千騎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時魏未喪亂群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鄙鎮勒酋長也列每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萬丈干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首示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

下望又有于謹者知畧過人為大謀主風塵之隙恐非陛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膽元深遂許之謹遂到勝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乃曰我卽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曰魏祚凌遲權臣擅命明公蘊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畧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對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將士

驍勇厥壞膏腴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
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
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
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
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
遷後太祖攻邙山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
左路左齊神武乘勝遂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
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
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民通使將謀侵軼其兄
子岳陽王譽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讎

隙據襄陽來附乃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長孫儉問謹
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糴兵漢沔席卷渡江南據
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
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
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奔上而用下何也對
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
我有蕭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
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
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揚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
斷其走路策人立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悉衆

卷八
圖之梁王屬遣兵出戰為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
王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縛而降尋殺之立蕭
譽為梁王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謹自以久
當權望隆位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
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
善遂不受以疾薨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
揖每朝參往來從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
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
一人無間言

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謹令人乘已馬而誤敵之追又

曰佯北勿從謹偽降而破神武又曰策之而知得失
之計謹料蕭繹必出下策又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
用之謹因蕭譽與梁王結隙而聽其來附是也

齊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馬面虎身神姿雄傑少言笑工
騎射初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
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
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困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又
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
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鴈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鴈手

也當時號洛陽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
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
往戰于邙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初
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常以冬月守河推冰及帝
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
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翫聲色周軍圍洛陽糗絕糧
道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絕交周衆大潰詔加右丞
相光又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韋孝寬等來逼平隴
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圖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
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

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
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
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以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
入凡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
挺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挺在內
省言者高慢光過聞之又怒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
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其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
挺挺占之曰角斗斛字津脚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
斛律斛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挺由是
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肯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



原件短缺

朝曰此田神武已來常種禾飽馬。敗戰騎今賜無乃關
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貸之於是官無菜賒
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
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相穆積怨周將韋孝寬
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斛木不扶自立挺續之曰盲老
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
聞以告其母令宣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挺也遂勸
謀以謠言啓帝挺又令顏元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
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灾禍又丞相府佐封士遜密啓

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尔所及以年授者
當歸尔兄憲曰才用殊不閑大小試而無効其受面欺文
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尊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
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詞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
齊將獨孤求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
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
遁走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
曰凡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
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
日盡拔時汾州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

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
為汾州之援齊段孝先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
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
後遣爵為齊王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利為要畧五篇表陳
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
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
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
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
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
贊成其事及大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二十六件以助軍資

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
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趨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
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時初置上柱國
官以憲為之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鼠谷帝親圍晉州
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圍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
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大
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
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代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
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
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請自救之齊人遽退

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誘告齊衆稍逼
憲又救之會被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相庵為帳幕
不疑軍退翊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
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
公復誰謂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
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綰已下並已
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
開府宇文欣為殿拒之斬其驍將齊軍乃退帝又命憲攻
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
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說既而諸軍俱進應時

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
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
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趨鄴進尅鄴
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
其勇畧齊任城王諧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
仍令齊主手書招諧諧不納憲軍過趙州諧令間諜二人
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
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乃與諧書憲至信都擒諧及
孝珩等

孫子曰衆草多障者疑也憲伐栢為庵齊人不知其

遁又曰將軍可奪心憲以名位告敵而段暢去又曰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憲獲齊間而反令克使是
也

周韋孝寬

常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
史弱冠屬蕭寶宣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
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周
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尅潼關即授弘農郡
守從禽豆春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又從戰於河橋時
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

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
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
善學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爐燒迹
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
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常
及琛等峭澗遂清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
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齊
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
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
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其高峻多積戰

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
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
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
戰士即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
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
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
為纜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
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
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
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

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
立木柵杆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
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正謂曰未聞救兵
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敵憂爾衆有不反之危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正復謂城中人
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
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塹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
國郡公邑萬戶償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及射城外云若
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

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今殿中尚書長孫紹遠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師許益孝寬度以督令守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

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警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獻啟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

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
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奔峭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
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
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
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
與孝寬相見明月去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故於
汾北取償幸勿怪也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奔
我奔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
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
疲弊之人切為君不取孝寬然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

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擗木不
扶自立今謀人多遺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既聞更潤色
之明月卒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
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囚際會難
以成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
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
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
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山移雷駭電激百道
俱進並趨慮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

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鷓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勇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被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乘間電掃事等推拈其第三策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爾舉若今更存遵養其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而兼并也書奏武帝遣淮南公元衛開府尹異譙等重拜聘齊爾後遂

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垂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帝東伐過幸玉辟觀禦敵之所深嘆羨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辟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辟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然朕惟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請孝寬隨駕還京進

位上柱國大業元年為行軍元帥徇地推淮南所在皆密
送誠款然彼王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淮濟路
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
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
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
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
賀蘭貴齎書候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
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
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
擁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芻粟以待

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
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
帥東伐軍次河陽迥所置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
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
堞牢固迥以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
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
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陵入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
關東悉平凱還京薨孝寬在邊多載屢抗疆敵所有經畧
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孫子曰親而離之孝寬詐為手書而間段琛偽作謠
言而誅明月又曰守而必固孝寬守玉壁而高歡不
能拔又曰匡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孝寬以金貨啗
齊人而知其動靜又曰動如雷震孝寬謂雷駭電激
所向摧殄又曰佚而勞之孝寬欲使齊人有奔命之
勞又曰城有所不攻孝寬不攻永橋是也

隋楊素

楊素字處道洪農華陰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
學善屬文頗留意於風角羨鬚髯有英傑之表素以其父
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

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
其言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
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
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
先驅帝從之賜以竹束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
卿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高祖受禪上
方圖江表先是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而遣
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
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
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

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
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巖峭諸將
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
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
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
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
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
東下舟艦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
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
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

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
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
拍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
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
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
參輦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
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
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
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
哭而去素多糴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

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
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
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
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
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
從其後素征伐者微功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
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素為行軍元帥出
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
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
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

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漢王諒又遣蠕蠕天保
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昞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
將輕騎五千人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遼明擊之天保敗走
昞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
所量帝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
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
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
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
懸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置介州
刺史梁脩羅老介休聞素至懼奔城而走進至清涼去并

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
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
蹙而降餘黨悉平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素除去鹿角而致
突厥又曰法令執行素求人過失而斬之又曰勝兵
先勝而後戰素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又曰由不虞之
道攻其所不戒素懸崖谷而進直指其營是也

隋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容貌魁奇
有雄傑之表尤好經史百家皆各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

之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求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陳將甄
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
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
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
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
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
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正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
任蠻奴為質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
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

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賀若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
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
國歸擒畧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
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令將士傷死甚
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
寶據其府庫傾其粟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
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先
是江東有謠謂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冷氣未
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
馬往天時節與謠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

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
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
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無何其鄰毋見擒門下甚盛有
同王者毋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
疾篤怒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
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
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

孫子曰攻其無備擒宵濟襲採石又曰拔人之城而
非攻也擒兵不血刃而直取金陵是也

隋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雒陽人也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
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高祖受禪陰有并江
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穎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
弼者高祖曰公得知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
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遣
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
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
總管將渡江酌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畧遠振國威伐罪弔
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
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怕先是弼請沿江

防人每交伐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
人以謂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
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
襲南徐州拔之軍合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
者弼立斬之進屯將山陳將魯達任蠻奴田端蕭摩訶等
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退走之魯達等相繼進
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
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
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
呼叔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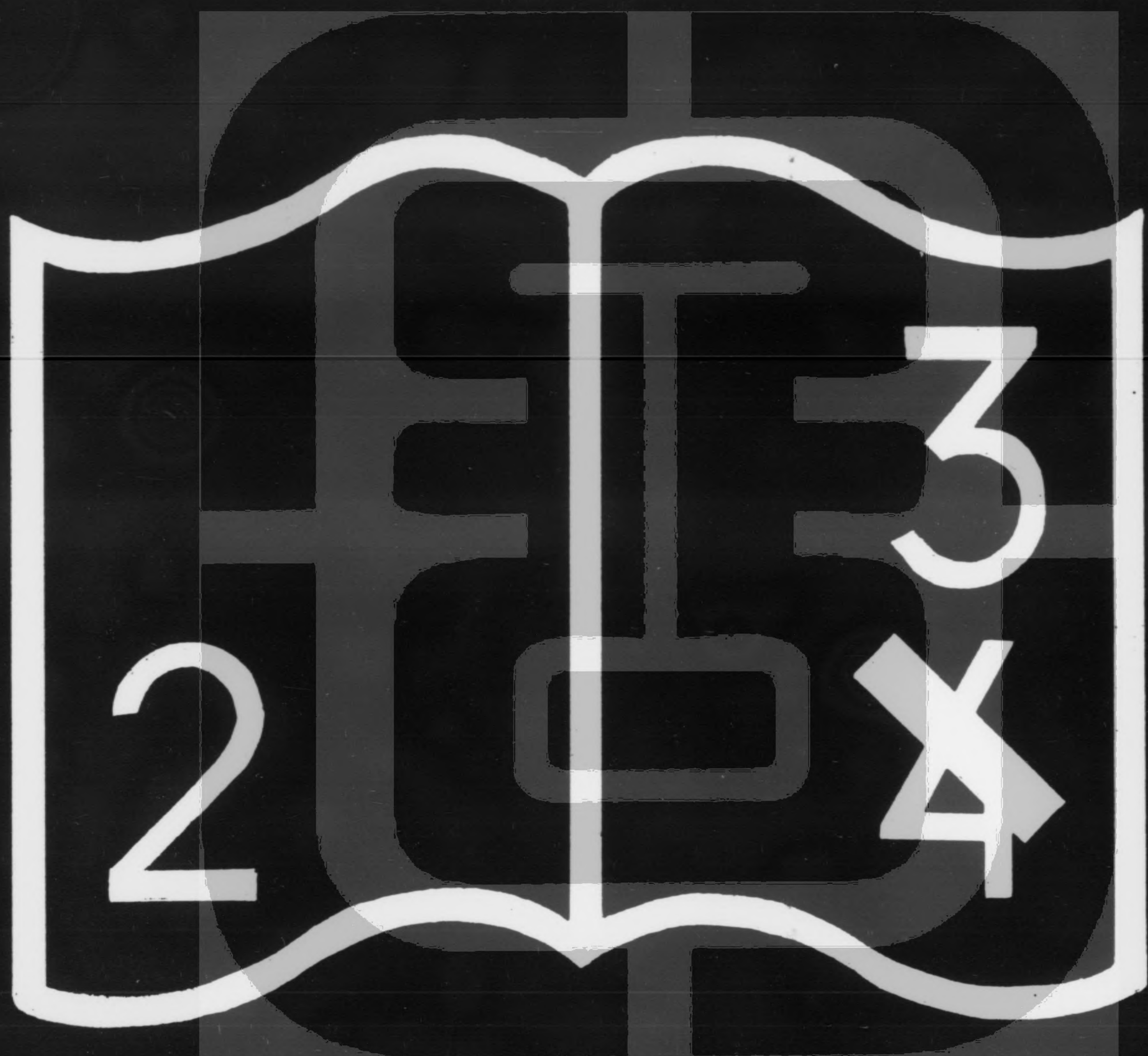
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然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呪曰臣若亦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

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踈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弼因防人交伐而令敵不設備又曰將孰有能弼論揚韓史三將優劣是也

隋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二者既射之應絃而落三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



编码错误

以下页码应为23-27

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
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
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
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
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
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
厥數百里名襲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
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
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
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

未能過也上意少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
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
國張定和將軍李樂王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
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
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
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賞其功因譖萬歲云
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時所將
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
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
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

識與不識莫不究惜之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可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萬歲射殺挑騎而突厥不戰聞其威名而達頭引去是也

唐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討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糞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難肯降者乎悉縱之縣是騰檄府至輒下蕭銑據

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及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敵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輔公柘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

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虜祖
尚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酒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
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
柘裊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柘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
乎盡飲罷衆心悅服公柘將馮惠亮等拒發邀戰孝恭堅
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飢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
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
且鬻噪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
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柘窮棄壽陽走騎窮追生擒
之江南平正觀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暴薨隋亡盜賊
徧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
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孝恭縱船江中以疑賊援又
曰禁祥去疑孝恭以杯酒為授首之祥而衆心安又
曰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孝恭使羸兵挑賊而待以精
騎是也

唐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與宋金剛
龔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相壁
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

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
疑恭且亂囚之屈突通曰恭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
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
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曾中我終不以
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
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恭
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破之王
顧曰此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之速邪竇建
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恭執稍略其壘大
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千人衆益進伏發大破

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
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舉高甌生梁建方
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隱太子賞以書招
之贈金四一車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
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計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
之哉太子怒而止恭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
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
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
後隱巢用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
稷危矣王曰我推同氣所未忍恭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

王此天授也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無忌
曰王不從恭言恭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
全棄公更圖之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
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
與侯君集等懇切勸駕計乃定時虜元齡杜如晦被斥在
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
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元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
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
恭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恭
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趨

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
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王為
皇太子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為惡者二
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為第
一嘗待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恭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
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召責
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為乃是
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息不可數得
勉自整飭悔可及乎恭頓首謝帝將討高麗恭上言乘輿
至遼太子次潮州兩京空虛恐有元感之變夷貊小國不

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摧滅帝不納顯慶三年卒恭善
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
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請主加刃而獨去之卒不
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
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孫子曰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恭大呼致師而破
建德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之八

